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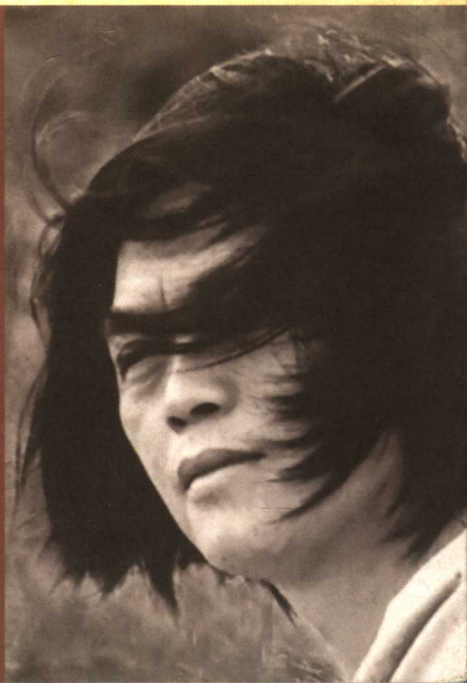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

LUXUN WENXUEJIANG HUOJIANG ZUOJIA CONGSHU

中国 社会 出版 社

鬼子小说

鬼子 / 著



鬼子，广西罗城人，小说家。1969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。主要作品有：《瓦城上空的麦田》、《上午打瞌睡的女孩》、《被雨淋湿的河》、《大年夜》等。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（1997年《小说选刊》优秀小说奖）、1999年《人民文学》优秀小说奖、2001/2002双年度《小说选刊》优秀小说奖。



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
LUXUN WENXUEJIANG HUOJIANG ZUOJIA CONGSHU

韩作荣 主编

鬼子小说

鬼子 /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鬼子小说 / 鬼子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6. 6

(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 / 韩作荣 主编)

ISBN 7-5087-0969-1

I. 鬼... II. 鬼...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70114 号

丛 书 名: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

主 编:韩作荣

书 名:鬼子小说

著 者:鬼 子

责任编辑:牟 洁

出版发行: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100032

通联方法: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 话:(010)66051698 传真:(010)66051713

邮 购 部:(010)66060275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148mm × 225mm 1/16

印 张:14.75

字 数:170 千字

版 次:200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0.00 元



中国社会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总序

陈建功

鲁迅文学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文学大奖之一，每三年评选一次，其评奖项目包括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报告文学、散文杂文、理论评论和外国文学译介七个门类。该奖项因贯彻了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和“宁缺毋滥”的原则，无论是评奖委员的产生还是参评作品的征集与评选，都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和监督机制，因此在文学界乃至社会各界，享有很高的威信。获得该奖的作家，有文坛耆宿，也有文场新秀，他们展示了某一时期中国文学某一文体的代表性风貌。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，除了获奖作品具有标志性水准外，其他作品也都具有相当的层次，反映了我国当代文学某一体裁创作的较高成就。

中国社会出版社素以出版优秀图书服务城乡社区，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宗旨，在为大众文学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的同时，认为对高雅文学的扶助和推广同样不可或缺。他们这次推出的“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”，首批包括了获奖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杂文随笔集。以这些作家思想的敏锐及对生活独到的感悟和思考，以其个性纷呈艺术老到的表现力，相信读者通过这次高雅文学的巡礼，会得到情感的熏陶、思想的升华和极大的艺术享受。

大众文学和高雅文学，有区别，也有融合。作为读者，兼收并蓄，可以获得丰沛的审美愉悦和享受。丘吉尔、邓小平，皆为

金庸小说的忠实读者，可见热衷于大众文学者并不卑微；有贩夫走卒，也有乔伊斯、普鲁斯特的“粉丝”，可见高雅文学也不全然“雅不可耐”。读大众文学，可开心可解颐可惊悚可温馨，可壮英雄胆扞佳人泪；读高雅文学，可感慨可深思可叹惋可悲愤，可另眼看人生只眼看世界。应该说，无论是大众文学还是高雅文学，都是人类精神生产的成果，是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。诚然，大众文学的批判者揭示了“现代文化工业”的“造神”过程，揭露大众文学的虚假化、浅表化、媚俗化及其消费主义的本质。而高雅文学的批判者则讥讽高雅文学“雅不可耐”的尴尬，宣判了它式微的前景和惨淡的未来。窃以为，除了绝对化的断言和展望缺乏理性之外，这些批判和讥讽，对于不同文学的发展或许都是警世名言。但读者既需要娱乐身心的文学，也需要观照人生提升审美的文学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那么，我们的出版社，博采各家，兼容并包，既照顾到读者的娱乐需求，也照顾到读者深化人生体悟提升审美素质的渴望，把类似“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”之类的佳作推出，应该说是深得人心的善举吧。

为此，我对这套丛书的出版，充满崇高的敬意。

是为序。

2006年8月16日

注：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

目 录

大年夜	/001
疯女孩	/050
伤心黑羊	/100
被雨淋湿的河	/138
卖女孩的小火柴	/184
贫民张大嘴的性生活	/194
学生作文	/203

大 年 夜

往日的莫高粱是很少早起的。他能睡，他儿子也能睡，父子俩一大一小是两条懒虫，时常一动不动地睡在床上，一直可以睡到中午，睡到饿得受不了的时候。可今天不一样，今天是旧历年底的最后一天，莫高粱想在中午前的时间里，把他的家也上上下下地打扫打扫。再不扫就过年了。在瓦镇，没有不扫家就过年的。别的人家早在前些天就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了，扫得他儿子都急了起来，一进门就开口问，爸，你还没扫家呀？但莫高粱不忙，他说想扫你就扫呗。儿子说我扫了你干什么？莫高粱没干什么。莫高粱在床上躺着，他就是想睡。老婆离婚之后，他整天想睡，想到了骨头里，不知为什么。

莫高粱起来的时候，儿子还在床上睡着，他没有动他，他让他睡。他拿了一把扫把，在地上绑在一根竹竿上。扫把太短，扫不到头上的一些地方，他得给它加长。他刚刚把扫把和竹竿绑好，儿子下床来了。儿子的脚步声很急，但走过爸爸的身边时，他停了一下。

他说爸，你干吗？

莫高粱说你睡你的。

儿子紧紧地箍着自己的小东西，他说我尿尿。

莫高粱说你尿你的，我把屋子扫一扫。

儿子说，要扫你买把新的回来吧，别老用旧的。

说完急急地撒尿去了。

儿子的撒尿声很响。他一跨出后门，撒尿声就传了过来。他撒尿从来不上厕所，总是一跨出后门就撒进了眼前的阴沟。一股寒风呼叫着卷进了屋里，把尿臊也卷了进来。莫高粱被呛了一口，一直呛到了胃里。

他说干吗要买新的，旧的我一样扫。

儿子撒完尿就急急地跑回被窝里去了。

儿子说，人家用的都是新的。

莫高粱没有听到心上去，他说我去年用的就是旧的。

儿子的声音突然就高了起来，他说前年你用的就是旧的了！

莫高粱说对呀，前年我用的也是旧的。

可是没过年呢，你和我妈就离了，你忘了？

莫高粱猛地一愣，两眼呆了。他匆匆地想了想，然后沉沉地嗨了一声，他说那事跟扫把没关系，是她要离我的，又不是我把她扫了出去。

儿子不管他。儿子继续说着：

去年你也用了旧的扫把，今年你霉了一年吧？人家给你找了那么多女的来，你怎么一个都没有留住？

瞎说！

莫高粱愤怒了。

他说你在谁的嘴上听到的？

儿子没有告诉他。

儿子说，反正人家用的都是新的，就你，老是舍不得买。

其实不是舍不得买，而是莫高粱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买。要的不就是一个干净吗？新的旧的有什么不同呢？

但他却怎么也举不起那把绑好的扫把了。

他在地上一愣愣地又蹲了一会儿，最后竟慢慢地把扫把解开了。

他收起了扫把和竹竿，悻悻地出门而去。

不就一把扫把吗!

莫高粱决定给儿子一份好心情，当然也想给自己一份好心情，毕竟，明天就是新年了。

莫高粱走到一家日用土产商店的门前时，正好刚刚开门。莫高粱一眼就看到了好大的一堆扫把，堆放在店里的一面墙脚下。但莫高粱却站住了。他站在商店的门外没有进去。是扫把的价格把他给拦住了。那是一块纸板，就挂在一把扫把的上边，歪歪地写着：每把三元。太贵了！莫高粱心里随即就尖叫道。一把扫把怎么可以卖三块呢？太贵了！他觉得一把扫把一块五就差不多了，顶多也就两块。但他不愿进去说价。这一家人是从来不爱跟别人说价的。这一点莫高粱知道。全瓦镇的人都知道。他要是进去说价，那家人的任何一个都会斜着眼睛对你说，一把扫把三块钱贵什么贵？你看见谁家的质量有我的这么好吗？我这种扫把你买了回去至少可以用一年吧？一年是多少天？只算你是三百天吧，三百天扫了三块钱，一天才花多少呀？还有六十五天呢？一天都花不到一分钱你也跟我说价呀？这家人头脑都精得要命，精得令人讨厌。莫高粱于是对自己说，算了，还是等街上热闹的时候再看一看吧，也许今天的街上还会有卖扫把的。穷人多着呢？别以为大年夜了就没人卖扫把了。街上卖的才多少钱一把？是一块钱一把吧？当然，实在买不到了再回来吧，反正眼下他不愿意多掏那两块钱。

两块钱他可以吃好大的一碗米粉!

他从身上掏出了两块钱，就吃米粉去了。

今天的莫高粱，除了扫家，做年夜饭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活，那就是上街收钱。那要等到街上成了街，等到快热闹的时候。这一份活是李所长请他帮忙的，已经帮了好几个街日了。因为快到年了，李所长他们的人手一时忙不过来，看见他在街上闲逛，远远地就把他叫住了。

他说莫高粱，找你呢，你给帮个忙。

李所长总是这样对他说话。

就是让莫高粱去帮他们所里淘厕所，李所长也是这样对他说的。就那一个给字，莫高粱的心里也曾时常地琢磨过，觉得这姓李的是明里欺负人呢，可再一想，觉得人与人之间不就是他妈的不一样吗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人家是谁，你是谁。明摆着那淘厕所的事就是给你的，你能怎么样？人家要是不高兴要是不肯给你，你就是想帮，还帮不上呢。好在莫高粱的表情总是一脸的乐意接受，这也就没有什么了。

但当时的莫高粱却愣了一下，给李所长站在了街上，心里一时想不出他要给他帮个什么忙？心想不会又是淘厕所吧？我可是刚刚给你们淘的，才几天呢？你们不会吃得那么凶吧，又不是什么吉尼斯大赛？心里不由笑了笑。一辆大卡车从大街上飞驰过后，他发现李所长没有朝他走来。李所长只是原地站在对面的街边不动。他心里忽然就明白了。他明白李所长不是给他帮淘厕所了。李所长的嘴里虽然都是一个给字，但不同的给，莫高粱还是能像医生把脉一样，把出不同的内容来的。有的给，是真的给；有的给，却是真的求他莫高粱帮忙的，只是嘴里不肯给你说出那个求字就是了。如果李所长自己朝他莫高粱走来，那这样的给，就是有求于他莫高粱了。每次让他帮他们淘厕所就都是这样。但如果是真的给，真的让莫高粱得点什么好处，他李所长就会远远地站着不动，他让你莫高粱自己朝他走去。莫高粱知道是碰着了好事了，脸上便笑笑的就朝李所长走去。李所长先是给他递了一支烟。不管给他帮什么，李所长总会先给他递上一支香烟，这一点，莫高粱觉得这李所长为人还是不错的。李所长的烟都是好烟，莫高粱还没有点着，就吸着了一股很香很香的烟味了。那烟味让他有点心花怒放。他脸上笑笑的，看着李所长给他说话。李所长开口就说是好事呢，给你帮我收钱，收那些在地摊上摆卖的，不管他们卖什么。听说往年也都是给你帮的。莫高粱说是，往年他们都是给我帮的。

往年的所长不姓李。

李所长是今年才从外地回来的。

李所长说那好，往年你怎么收今年你也跟着怎么收吧，劳务费跟往年一样，收得越多，给你的提成就越多。只要心细一点，最好不要放过任何一摊。莫高粱说这好办，他们不听我的他们总不敢不听你的吧，你只要给我那个红袖套，我把它套在胳膊上，谁要是不给我交钱，我就把他拉到所里去，我让他们跟你说去。李所长笑了笑，并没有说什么。莫高粱说其实也没几个敢让我拉的，我只要那么一说，人家就自己软了，他们不怕我，还能不怕所长吗？李所长的脸上便堆满了笑，堆了一层又一层。莫高粱知道，那些笑都是他给堆上去的。

今天是莫高粱帮李所长收钱的最后一天了，过完年，买卖就没有这么盛了，就用不着他再帮忙了。所以每一年的这一天，莫高粱总是在心里暗暗地吩咐自己：今天要多收一点。不就是让脸皮厚一点吗？脸皮是什么呢？能厚就厚吧，你别放不下。

吃完了一碗两块钱的米粉，莫高粱给床上的儿子买了两个热乎乎的大馒头，左手握一个，右手握一个，很张扬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今天的午饭他不打算给儿子煮了，他让他就吃这两个大馒头。

床上的儿子依旧地睡着，睡得香香的，闻到馒头味的时候，才懒懒地动了动身子，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，但随即又闭上了。那两个馒头离他很近，就丢在床头的桌子上，他胳膊一伸就可以抓到了。

今天的街与以往街不一样，谁都是赶早来的，街一热闹，人很快就会散去了，没有人会像往常那样逛来逛去的。卖的是赶早地卖，买的也是赶早地买，完了就会纷纷地赶早上路，回家宰鱼杀鸡，做各自的年夜饭。

趁着街上还没有热闹的时候，莫高粱先到街上去走了一圈。他怕扫把一来就被人买走了。等着新扫把扫家的人，或许还有。瓦镇不大，可瓦镇也不小，他不相信就他莫高粱一人是喜欢懒的。

但哪里都没有看到卖扫把的。

可能还在路上吧，他想。

那些卖扫把的一般都是山里的，路要远一些。

于是，莫高粱只好先收费去了。

他是从卖鸡卖鸭的那里开始收费的，那里距离往时卖扫把的地方不是太远，一边收费，一边可以把眼光不时地扫过去。可收完了卖鸡卖鸭的，还是没有看到有卖扫把的。

这时的街，慢慢地就热闹起来了。

他只好往卖菜的地方走过去。

那卖菜的最前头，是一个脑袋剃得光秃秃的小子。

莫高粱一边把票递上去，一边禁不住嘴里嘀咕道：

他妈的怪了，大年夜是不是只有卖菜的，没人卖扫把了？

那光头当然不明白莫高粱的意思，以为是骂了他们卖菜的，一边站起来懒懒地给莫高粱掏钱，一边便将目光从莫高粱的头顶往远处扫去，很不屑与莫高粱正视的样子，嘴里也跟着骂道：

你他妈的瞎了眼了，那不是扫把是什么？

莫高粱心想怎么骂人呢，抬头一看，光头的神情挺认真的，跟着便把目光转过去。

果然，有人扛着扫把，正在不远处的街上走着。

莫高粱忽然就兴奋了，转身就朝那扫把奔了过去，走了几步才回头对光头笑了笑，但后边的光头却不理睬他的笑脸，光头看了看掏出的钱，嘴里禁不住又骂道，你他妈的不要了？

莫高粱远远的就掏出了一块钱，他要尽快地买回家，然后让儿子帮他扫一扫，否则等他收完钱回去，时间怕是不够的。可他看了看手里的钱，心想人家可能一块不肯卖，那也只能给人家一块五，人家一定要卖两块，那他就要压一压，能压五毛是五毛吧。可他正要再掏出五毛钱的时候，他突然让自己站住了。

因为，他认出了那个人。

那是一位老阿婆。

三天前，也就是上一街，她也到镇上来卖扫把，可他却没有收到她一分钱。头一次他是因为可怜她，他给她递上票的时候，她的脸上刷地就变颜色了。她说我才刚刚摆下呢，我一把都还没有卖出去，你待会再来吧，好吗？他于是点点头就走开了。第二次他还是因为可怜她，因为他还没有撕票递上去，她的老脸就一下拉长了。她说实在是对不起，我还是一把都没有卖掉呢，不信你给看一看，刚才是不是这几把？一边说，一边把扫把就散开来。莫高粱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他也不知道那几把是不是原来的那几把。原先他没有留心过。心里只想说好好好，转身就又走开了。这一次，他回头说了句，我待会儿再来。一边说还一边偷偷数了数，这一次他的脑子真的记下了，一共是五把。他想等我再来的时候，你只要少一把，我就不会再这么好说了。可是第三次他扑空了。老阿婆连影子都不见了。

没想到，她竟又自己回来了！

莫高粱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她，他要等着她的回头，他要让她像是自己撞上了他，他要好好地看着她，看她的嘴巴怎么张开她的老舌头。

而且，他把手里的钱也收起来了。

他想这真是老天有眼呀，老子今天需要一把新扫把，这扫把就自己跑来了，而且连钱都可以不用他再掏了！

他想我干吗还给她掏钱呢？

上一街她不是逃了收费吗？

老子今天让她补！

她有钱吗？

有钱还会大年夜的到镇上来卖扫把吗？

没钱怎么办？只好白白地送他一把扫把啦！

老阿婆却没有注意到莫高粱正在后边等着她，她正急着找一个地方尽快把扫把放下，可哪里都是摆得满满的，哪里都是卖买的人。有个卖篮子的一旁，好像有一点点空地，可她刚刚走上去，肩上的扫把还没有放下，那卖篮子的就抬头用眼光把她给拦

住了。他说阿婆，这里不是卖扫把的，你到那头去吧。说着就眼光往她的身后指了一个方向。老阿婆不知道说什么，毫无办法地只好慢慢地转过了身。

这一转，就与莫高粱的眼光撞着了。

她吓得忽然一愣就心慌了，她似乎想转身避开，但莫高粱已经笑笑的朝她走来，她只好战战兢兢地把扫把从肩上放了下来。

怎么？是不是又要说，我是刚到的？

莫高粱说着就把手伸进了她的扫把中，他有点等不住。

老阿婆让他拿，她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只是嗫嗫嚅嚅的，嘴里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。倒是身后那卖篮子的，突然帮了她一句，说是呀，她是刚刚到，她还没找到地方放下呢。老阿婆这才乘机开口了，是呀，是是是，我是刚刚才到的。一边说一边胡乱地点着头。

我知道你现在是刚到的，可我说的是一上街。

莫高粱的这一句好像一只手，突然就把她的脖子给揪住了，揪得她脸也变了，气也喘了，嘴里的话也顿时慌乱起来。她说上一街……上一街……上一街我只卖了一把……我只卖了一块钱……那一块钱……我那天花掉了……我买了一包盐……一包盐刚好一块钱……我想买少一点的，可卖盐的说，只有一块的……那包盐……我放在家里……

莫高粱说你别慌，我不要你的盐。

她说我知道，你不要我的盐，你要盐干什么？但她没有想到莫高粱想要的是她的扫把。她说着脸又拉长了，她说那你先让我拿去卖吧。等我卖掉了，我一起给你，我把上街的也给你，好吗？

她看见莫高粱已经拿走了她一把，她希望他还给她。

可莫高粱的手已经抓得紧紧的。那一把他是要定了！

他说上一街，你也是这么说的，你还记得吗？

老阿婆的脸忽然就低了下去了，好久都不敢抬起来。

上一街……上一街你说了你会再来的，可后来你没来……我

就拿去买盐了……老阿婆吭吭吱吱的，好不容易才说出这么一两句，可她好像还没说完，对面的莫高粱就猛的愤怒了：

你怎么知道我没去？

我告诉你！

我去了！

可是你？

你溜了！

莫高粱的声音很大，一声一声的，每一声都像一个巴掌，一下一下地打在老阿婆的脸上，打得她身子一颤一颤的。老阿婆的脸面顿时就红遍了，她想抬起头来看看他，但她怎么也抬不起。

她的嘴里跟着就连连地说了好几个对不起。她说对不起了对不起，我刚才才是跟你说谎了。她说我那天是看见你来了的……可我怕，我怕你把我那一块钱收了去……我就……我就走了……

你不是走，你那是溜！

好像无意中又得到了什么理，莫高粱的声音更吓人了。

老阿婆只好认罪似的说是是是，我是溜，我是溜。

是我不对，我不该溜。

那一块钱，我应该等你来，我应该交给你。

老阿婆说着忽然就软在了自己的脚下。

看那样子，她好后悔，后悔自己真不该跟人家说了谎。人家是谁呢？人家一眼就把你的谎给看穿了！她想人家可是吃国家的，你怎么可以骗人家呢？你以为你骗得了人家吗？你要是可以骗得了人家，人家还算是吃国家的吗？在她老阿婆的眼里，那莫高粱也是那吃国家的人，她不知道莫高粱只是被李所长他们叫来帮收费的。她以为收费的就都是那国家的人，国家的人当然就都是那吃国家的。人家没有本事人家能吃国家的吗？你怎么可以骗人家呢？

她是真真的好后悔！

莫高粱看着蹲在地上的老阿婆，自然就更加得意了。他说那好，那这把扫把就当是上一街的收费了。完了又补充道，所里

正缺扫把扫院子呢。然后看了看左右的人，他似乎担心有人会突然出来帮老阿婆说他什么。

蹲在地上的老阿婆，还是没有抬起头。

她说好，你拿吧。

旁边的人很多，一时都有些看愣了，但谁都没有替老阿婆说话，只让一些隐隐的厌恶和隐隐怜悯的眼光，在莫高粱和老阿婆的身上扫来扫去，扫去扫来。

莫高粱心里明白，只要他乐意帮李所长他们干这个活，他就得接受别人的那些眼光。每年这个时候都这样，而且过后了还得继续地承受着。这他想得开。真的。他心里时常对自己说，狗帮别人吃屎，还经常挨别人乱踢呢，你怕什么？

何况，他今天非要这么一把扫把不可。

他不想让他的儿子今天对他产生失望。

不就一把新扫把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爸爸还省了一块钱呢！一块钱当然不能算什么，可一块钱够他给儿子买一抓嗦嗦炮！他儿子就爱烧嗦嗦炮。嗦嗦炮是一种鞭炮，每年过年，瓦镇的小孩们都满街地烧。嗦嗦炮一抓一块钱，一抓里边有十根，十根可以点十次。嗦嗦炮一点就嗦嗦地响，一边响一边跑，一边可以不停地晃，能晃出许许多多的光来，绿的，黄的，红的，什么都有，天色越黑越好看，尤其是漆黑的大年夜。

他提着扫把，往前边的街上走去了，走得很神气。

莫高粱走了好远，老阿婆才想起要从地上站起来，可是她怎么也站不稳，摇摇晃晃的，好几次刚站到一半就又蹲了下去。

有人看了可怜，说阿婆你怎么啦？伸手要帮她站起来，她却把别人的手一再地推掉了。她说不要，你不要扶，你让我自己起。说话时也不抬头看人，一副只剩了身骨，没有了骨力的样子。

慢慢地，她终于自己站了起来，可脑袋刚一升高，眼睛就跟着昏花了起来，脚下仿佛晃了晃险些倒地，只好把眼睛又紧紧地

闭上，她让自己先别动，先靠着扫把的支撑好好地站一站。

有人以为她是被那收费的吓慌了。

有人以为她可能是走累了，她的家可能很远，很偏，而且很穷。

也有人以为可能是她的身体很不好。

就都问老阿婆，你到底怎么啦？你没事吧？

老阿婆很简单地摇摇头，她说没事，她说我只是有点饿。

那你早上没吃吗？

她却不再回答了。

她只是再次地摇摇头，让人想不明白她什么意思。

但人们的同情心却一下子就浓起来了，加上莫高粱已经走开，许多话便一句跟着一句地围上来。有的说你其实可以不给的，你不是说你只卖了一把扫把吗？一把扫把交什么交？其实你可以不交的。有人跟着也说对对对，说上一街是上一街，上一街他收不着那是他收费的自己的事，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呢？有人说，你最不该说的是你怕交费，你不说他能拿你怎样呢？于是说，你真傻！有人觉得那一个傻字伤着了阿婆了，就帮她说，这不是傻，傻什么傻？傻的人不是这样的，傻什么傻，阿婆是因为太善良了！

老阿婆自己也说不清，自己是因为太善良了或者是真的因为傻，但善良两个字让她多少觉得心里好受些。她慢慢地就扬起一只手，在人们的眼前无力地晃了晃，然后说：

算了，

别说了，

不就一把扫把吗？

虽然只是一把扫把，但莫高粱的脸上却得意极了，他没有把扫把提在手里，也没有把扫把扛在肩上，而是朝头上的天空高高地举着，张扬得就像一个从校门走出的小学生。当然，也许他是无意识的。到底是白白拿了人家一把扫把，心里总是有一些藏不